



歷史與文化叢書

分裂的 國族認同

1975~1997 盧建榮◎著



D675.809
20103



盧建榮主編

歷史與文化叢書 7

分裂的國族認同

1975-1997

THE AMBIVALE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1975-1997

著/盧建榮



麥田出版

THE AMBIVALE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1975-1997

Copyright © 1999 by Lu Chien-Lung

Published by Rye Field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歷史與文化叢書 7

分裂的國族認同 1975-1997

THE AMBIVALE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1975-1997

作者：盧建榮

主編：盧建榮

責任編輯：吳莉君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02)2351-7776 傳真：(02)2351-9179

發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愛國東路 100 號 1 樓

電話：(02)2396-5698 傳真：(02)2357-0954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service@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字樓 504 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Sdn.Bhd.(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 3833 傳真：603-9056 2833

E-mail: citekl@cite.com.tw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405 號

初版一刷：1999 年 2 月 15 日

初版三刷：2002 年 11 月 15 日

ISBN : 957-708-733-7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售價：320 元

Printed in Taiwan

【作者簡介】

盧建榮

一九四九年生於台灣屏東市。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並兼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著有《劉獻廷》(台北，商務，1977)、《魏晉自然思想》(台北，聯鳴，1980)、《曹操》(台北，聯鳴，1980)、《一位父親的叮嚀：顏氏家訓改編本》(台北，時報，1981)等書及學術論文三十餘篇。

目錄

007	自序
013	1. 導 論
025	2. 國族的發明：台灣人是誰？
085	3. 優質族國的想像：誰的祖國？誰的族國？
131	4. 國族屬性的再定義：快被遺忘的族群

5. 誰代表中國：台北抑北京？	183
6. 隱晦或超越的族群政治	209
7. 國族的重編：文化立法、文化結社與文化政策	235
8. 結 論	291
徵引小說書目	301
參考書目	303

自序

親自校了一遍書稿，「卻顧所來徑」和「回首暮雲平」這兩句唐詩突躍心頭。這本書稿經歷了四年來多少晨曦和夜月，並隨著我換了四張床鋪，從南港，而汐止，而東京，而沖繩。這之中，我還遊歷了新加坡、紐西蘭、南韓，以及美國西北幾州，遊踪所及盡可能留意當地的族群、或國族主義現象。聽了愈多，看得愈多，這本書稿就愈遲遲無法定稿。一直要到去年四月前赴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訪問一年，才下定決心，無論如何都要完成定稿，這才在今年三月大致完成。回國後單是進行細部整修工作，不想也牽延不少時日。這本書的完成距離我上一本書，前後竟然隔了十七年之久。思之汗顏。

話說中美洲小國波多黎各(Puerto Rico)有人口三百八十萬人，其中青壯人口二百五十萬人在美國打工討生活，他們經常搭乘飛機往來於波、美兩國。當有人詢及波國人認同什麼這個問題時，他們的回答是「飛機！」然而，同樣的問題倘若丟給台灣的住民時，可就沒有那麼輕鬆，也不可能出以如此風趣的口吻了。

會進行族群以及國族主義的研究，前後涉及三個人不可不提。

第一位是八〇年代負笈美國時，常聽謝世忠先生談到他的族群研究，這引發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接著九三年我去中正歷史所授課，有位作十九世紀德國國族主義的學生常要我幫她借書，這平白予我涉獵這類書籍的機會。等到九四年好友王明珂先生慫恿我與他合作、向國科會提族群課題研究計畫時，我欣然應命。這個計畫從九四年做到九五年。我一共完成了三篇文稿和一本書稿。文稿方面，涉及青少年認同和原住民文化政治這兩部分，在九六年，我已先後發表於《思與言》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上，只剩〈日據時代殖民主義：以口述歷史材料為探討中心〉一文尚置於篋中。書稿方面，即本書的原始版本，我曾於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於中研院史語所講論會做首次公開披露，之後，承好友黃克武先生和蕭新煌先生的邀請，先後到中研院近史所一個讀書會和台大社會系蕭先生課堂報告過。從這三次公開報告所獲得的回響，是刺激我做全面改寫的一個基礎。特別是蕭先生每碰一次面即詢問出版日期，益堅我出版的心志，惟遲延至今始行出版，對他不無愧怍。

我的學術訓練受益於社會史和新文化史這兩樣武器非常之大，這次我主要使用新文化史這個工具進行本書的寫作。新文化史的關注對象是下層民眾的日常生活。國族主義是一種政治滲透到私人生活領域的現象，所以正是新文化史可以發揮威力的一個園地。再者，新文化史的研究在國內尚不多見，目前史學界致力於此一園地者，就我所知，只有蒲慕洲、熊秉真、王汎森等少數幾位。但我們彼此關懷有異，鮮能遇到彼此交鋒的淬礪機會，故爾對我們幾個人而言，可以說都還停留在獨學而無友的階段。本

書撰寫過程從史學界汲取養分者少，反而在閱讀外文系、社會系、政治系、大眾傳播系，以及人類學系一些學者的作品時，受到不少的啓發。假如有一天台灣的歷史學界被我們社會大眾所揚棄，我一點也不意外。這是因為對照上述各系的蓬勃發展，歷史系未免過於故步自封了。

這個題目屬於當代史的範疇，我所處理的人多半都還活著。這在認知論和方法論上，與傳統史學訓練專事處理古人者大相逕庭。儘管現代史學有所謂史料革命之說，即以口述歷史來彌補文獻資料的不足。但我相信一般慣與古人為伍的史學同行會對我之所為不勝駭怪不已吧？這就牽涉到一個相當迫切的問題，史學家可以在當代活人社會的發言席上缺席嗎？在這點上，我的答案是「不!」。當然，我所研究的題目目前仍在過程中，尚未塵埃落定。所以本書的缺點之一便是無法倚傍歷史學者的慣技：「事後之明」。

有幾位人士提供資料給我，他們是王德威、蕭新煌、張茂桂、陳玉美、梁志輝、郭雲萍、吳莉君，以及王幸慧。特別是後面四位，他們寄資料到日本給我，使我在異國不至有斷爨之苦。初稿完成後，幫我看稿的有張嘉驊和黃智慧兩位。幫我打字分勞的前後有王殊媚、王靜新、郭佳惠等三位小姐。公開場合惠賜我意見的計有，康豹、杜正勝、黃寬重、陳鴻森、陳弱水、黃克武、張瑞德、沈松橋、陳永發、葉其忠、周婉窈，以及張朋園等幾位中研院的同事，他們有的是我師長，有的是長期以來的學友。對於以上這些女士和先生的濃情厚意，我非常銘感於心。不過，今天的成書已非復當年他們讀到的模樣，希望他們還能認可我的改進。

麥田出版社願意致力於出版學術性的書籍，以及編輯吳莉君

小姐全程監督本書的出版，事不分鉅細靡遺地爲我分勞擔憂，對於他們，豈是感激二字所能窮盡其萬一。原來書稿的首章長逾三萬言，麥田編輯部建議刪除學術史的回顧部分，以利一般讀者閱讀。對於麥田編輯部維護一般讀者的用心，我至爲感動，遂同意改寫成今天的模樣。

在日本成書期間，長子山晴適好出世，茲值他屆滿周歲，本書算是小他一歲的弟弟，謹以此祝他生日快樂，也感謝他的屎尿澆灌出我右手的靈力，使我可以運筆如飛而縮短了作品問世的時間。當然，愛妻黃智慧女士的鞭策與容忍，更是本書最大的幕後功臣了。是爲序。

作者謹誌於汐止君士坦堡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日

分裂的國族認同

1975-1997

THE AMBIVALE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1975-1997

1 導 論

人類因種族、國籍、文化等人為分類意識所進行的集體屠戮，史不絕書。迨強者征服弱者之後便進行暴力統治，這類的統治樣態通常被稱為殖民主義。十五世紀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白人對新大陸以及對亞非舊大陸所遂行的殖民主義，更是達到空前的高潮。白人在歐洲母國之外所控有的海外殖民地之大，也是人類歷史所僅見，十三世紀的蒙古大帝國尚無法與其相比肩。白人對全世界有色人種的殖民統治到了十九世紀中晚期才遭遇到嚴峻的挑戰，此即殖民地人民撿拾來自殖民地的國族主義，用以對抗殖民統治。在白人殖民主義激烈衝突之下所引發的兩次世界大戰，造成了白人帝國的崩潰，諸有色被殖民者才乘機獨立建國。因此，殖民地紛紛建國成功，憑藉的不是自身的力量，而是對手的無暇他顧。原來的被殖民者搖身一變，變成自己統治自己，這樣是否從此擺脫殖民主義的悲運呢？答案是否定的。

另一方面，白人帝國在向舊世界擴張過程中，並非一帆風順。東亞的日本和中國就是無法被征服，不僅此也，這兩國還先後崛起，並且成功地歐化，成為帝國家族的成員。日、中二國同步歐化，日本還曾打敗中國，獲致敗方的兩塊領土，即台灣和滿洲。日本對台、滿的殖民統治，分別是五十年和十六年不等。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淪為敗方的日本依國際公約，放棄對台、滿的統治權。中國據約前往接收台、滿這兩個戰利品。結果這兩處都發生事端。滿洲的事在此可以不論。中國在甫行新政的台灣即發生激烈衝突。同時，中國於大陸內戰方殷，不久，敗戰的一方退至台灣組流亡政府。拜戰後冷戰國際權力結構之賜，這個以中國正統自居的保守政權，順利地在台灣施行暴力威權統治。從此該

政權就被仇視她的民眾看成外來政權，而且是沒有母國的殖民帝國。一些學者一則按照統治者在種族屬性上無殊於島內的漢人被統治者，二則根據該政權所實行的統治模式，而以內部殖民主義稱之——這是為了與殖民主是外人的「外部殖民主義」做區分。本書的個案就是以「中國」自命的統治者與被治者「台民」之間的關係為主軸，所進行的歷史性的分析和討論。

想要重建殖民的歷史，真是談何容易。殖民主在殖民過程中，早就替被殖民者製作許多殖民論述的歷史文本。而被殖民者於擺脫殖民悲運之後，亦展開撇清與昔日殖民主關係的歷史消毒工作。以上兩種歷史文本的歷史書寫重心集中在雙方關係的和諧抑對立上面。殖民歷史的複雜性就在以上極端二元關係的思考架構下被化約掉了。直到法南(Frantz Fanon)——一位法國殖民地的子民——在歷經反殖、獨立建國運動，以及當家作主幻滅之後，才寫出具有洞識的殖民主與被殖民者關係的史著。霍米·巴峇(Homi Bhabha)繼法南之後，暢論英國殖民者如何界定其與殖民地的文化主從關係，並經由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學理論，來疏論殖民主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深層精神結構。類似法南和巴峇這類的殖民歷史研究，我們稱之為「後殖民主義」。

後殖民主義的研究核心之一是被殖民者反殖民行動的文化邏輯。被殖民者的反殖民行動率皆以學自殖民主的國族主義為指針。因此，國族主義的勃發就成了研究後殖民現象的匯歸之所。然而，國族主義早在後殖民主義還未被提出之前即有許多中外書作問世。國族主義的研究可以後殖民主義的出現為一分水嶺。在此之前，約而言之，是一種把它當成先驗存在、且自然演變的思潮，

抑有進者，尚被人奉為崇高價值之物。後來的研究儘管言人人殊，但有一個看法逐漸為人所接受，那就是側重國族主義其人為操作性，易言之，即社會菁英的動員及其效應。在此情形下，學者針對國族主義，視之為文化的想像者有之，視之為新公民宗教者有之，視之為意識形態者有之，甚至視之為傳統的發明者有之等等，不一而足。總之，從研究的演變趨勢來看，國族主義有著從客觀事物變成主觀事物的痕跡在。

關於本書所用的材料，第二至六章主要是透過小說，並附加一些相關檔案資料來襯托小說所涉及的背景，進行構組社會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些背景是與小說文本(text)有對照作用的社會脈絡(context)。我之所以採用小說的材料從事社會／文化史的研究，理由有二：其一，我同意潘乃德·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所指出，西方民族國家的建構與藉助印刷術而風行的方言文學有密切關係。換言之，印刷術的發明強化了訊息傳播的文化滲透力^①。據此，我重視的是文學的社會功能所導致的歷史現象。其二，我贊成葛雅特莉·史匹渥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和戴安·麥克唐奈(Diane Macdonell)兩人之見，認為小說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對話，其實是雙方各自依傍其意識形態所進行的辯證性文化創造活動^②。基此認識，我看重的是小說世界中所形成的作者與廣大讀者群之間的辯證性文化思考的過程。這種創作與閱讀活動之間的辯證性過程，必將反映出庶民文化的某些層面。此外，關於小說的真實性以及其作為史料的局限性這點，我必須在